

语言时间的隐喻化词汇化模式

薛恩奎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时间的运动既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现象, 又是一种随着人的意向而变的主观现象。时间只有在人的参与下才有意义。时间总是以某种物质的形式存留在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等层面, 使语言在各层面都能体现从现在到曾在的时间运动。我们之所以能感知语言系统中的陈旧现象, 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当下语言系统中的新现象。本文正是讨论语言中时间的不同走向及其在语言中留下的印记。

关键词: 时间走向; 参与点; 时间模式; 词汇化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自然时间与已然时间

时间是一种客观现象, 如果没有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 就没有时间的存在; 时间又是相对的, 时间与运动同在, 与运动同步; 时间是不可逆的, 时间与事件的发生具有同步的顺序。(亚里士多德 1982: 124)

К.Г. Красухин 说, “人们能够感知时间, 但是时间与空间不同, 时间不能被人的五种感知器官中的任何一种感知。时间和任何一种非物质现象一样只能借助物质隐喻表达, 时间是语言的基础范畴”(Красухин 1997: 62)。

时间是听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一维线性运动的自然现象。人类没有专门感知时间的器官, 但是人类能够通过现实世界的变化、昼夜、季节的交替来感知时间的存在。Н.Д. Арутюнова 认为, 如果说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基于对自然界周期性变化的感知, 那么人类的心理组织则将自身与线性的时间相关联, 将线性的时间划分为自身的“参与点”(точка присутствия)以及“过去”和“将来”, 并将它们联结成统一的现在时间流。(Арутюнова 1997: 52) 这种划分表明了人类在客观世界的状况: 将来是隐蔽未知, 过去是已然经历, 现在是当下经历的现实。

人们与“过去”关联, 是因为有经历过的事实, 有各种遗憾、经验或创造; 面向“未来”, 有愿望、希望, 有规划、有想法; 当下的“现在”正经历的时间, 是直接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人类只有在当下, 才能直接参与世界、创造世界, 并将所经历的经验、创造填满自然时间, 使其成为历史、成为人类永久的记忆。

因此, 人类经历的时间、过滤的时间是主观的时间, 是已然的时间, 是记录人类创造世界的时间。时间因素在人的意识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 而人的因素对时间的模式化具有重要影响。正因为有人的“参与点”, 才得以将线性的自然时间划分为“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的构成要素。

人类参与的主观时间模式，为时间模式代入了两个既交织、又相对独立的重要元素，即时间“点”和时间的“运动”，以及与“运动”相关的运动方向。人类参与当下的时间点(Т-точка)总是面向未来的方向运动，即自左向右运动，而当下经历的时间点由于人类的参与，填满了人类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并且这些事件流也随着时间一起永远地流向了过去。因此，人类的参与点就成了时间流向的一个转折点，经人类参与的事件时间是自右向左流向过去，成为已然，成为历史。这是借用空间术语对时间及其运动走向进行的模式化，这也必然会与自然时间走向产生运动走向上的矛盾。

正如 О. Шпенглер 所说，“时间孕育着空间，空间吞食着时间”(Шпенглер 1993: 335)。根据语言信息模式化的时间，不可能回避空间范畴：时间隐喻正是基于空间的静态意义或动态意义，时间的语言模式针对的是时间本身，但模式中最核心的首先是人的运动，人类的生活；其次是自然现象的变化、水流和气流等的运动走向。前者可称为时间的生活模式，后者可称为时间的自然模式。人类的生活总是在时间流上展开的，和时间流一样，是不可逆的一维的线性走向。但人类生活是通过时间单位来度量的，这就形成了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范畴；时间与人类生活的统一展示出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过去——生活轨迹的存在；当下——生活参与的存在；未来——生活展望的存在。人类生活模式是基于人类的运动以及运动地点的空间隐喻，从而构成自左向右、面向未来的空间运动走向，与自然时间流构成同一时间走向。

2 时点与时段的相对性和时间模式

人们总是跟随着前人的足迹，继承着前人的生活方式，因而行走在前面的人是“前辈”(предки)，跟随在后面的人是“后辈”(потомки)。时间流总是从行人的背后涌来，这时的生活模式与自然时间模式并不构成矛盾，行人总是面朝前方顺应运动进程，走向神秘的未来。但是“将来”总迎着行人的面，自右向左，经历人类当下生活的加工、创造，载着满满的收获，驶向“过去”，成为人类永久的记忆。因此，“时间语言”(язык времени)正是基于由未来向过去的自右向左的运动隐喻，这种隐喻模式中最核心的就是人类经历的当下“参与点”。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持续的运动”和“点状积累的时间”。当我们说“Прошло два часа”(两个小时过去了)时，два часа(两个小时)指的是时间的长度，而不是钟表盘上的两个“点”。我们常说的当下时间[或现在时(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本身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长度。时间的“点”和时间的“段”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语言中有些时间概念词汇化时只表示“时间段”的意义，而有些时间概念词汇化时只表示“时间点”的意义。它们在与相应动词搭配时，“时间点”与“时间段”的区别更加明显。例如，我们可以说“Миновала полночь”(半夜时间过去了/过去半夜了)，这里的 полночь 是由 пол-与 ночь 构成的复合词，пол-表示 половина ночи(一夜时间的一半)，ночь(一夜)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长度，借助“一半的点”表示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长度：“Миновала полночь”等于“Миновала половина ночи”之义。但是俄语中不能说“*Миновало полшестого”(五点半过去了)，因为这里的 пол-表示“一个小时的一半”(половина одного часа)，所以 полшестого 这个“句素”(синтаксема)不能借助“一半的点”表示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长度，只能表示五点半(第六个点的一半)这个“点”的时间意义。动词 миновать 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搭配时，时间是自右向左，经历现在、流向过去的相对确定时间量，如“Мне минул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лет”(我已经十六岁了)，句子中的“十六岁”是一个自右向左逐渐积累的时间量，经历现在的“我”，达到确定的量。

可以与点状时间词搭配的动词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的意义中包含有“逐渐接近某人/物”的语义成分(переместиться на более близкое расстояние к кому-чему)，因此，可以说“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два часа”(快两小时了/接近两小时了)。два часа(两小时)是一个逐渐积

累的一个时间量，一般称“点状时间”（точечное время），与其组合的时间谓词（предикат времени）的语义结构中必须包含有相应“渐近移动”的语义元素，才能与其相匹配，否则不能组合搭配。例如，俄语中可以说“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день отъезда”（出发的日子快到了），也可以说“Пришёл день отъезда”（出发的日子到了）；但是俄语中不可说“*Пришло два часа”（两小时到了/两点钟到了），也不可说“*Пришла половина шестого”（五点半到了）。

动词 прийти 不能与“点状积累时间”单位词语搭配，因为动词 прийти 的语义结构中并没有“渐近运动”的元素，不能借助 два часа（两点钟）的“时点”意义转化为“渐近积累”的“时量”意义。另外，动词 прийти 是一个“直接结果”动词，不能表示“渐近运动”的意思。所以，прийти 相对应的未完成体（НСВ）不能用于“现实现在时”（或称现在进行时）。俄语中“*Пришла половина шестого”不能说，是因为：一是 половина 只表示“一个小时的一半”；二是 половина шестого/полшестого（五点半）这个时间单位（темпоральная единица）只能表示钟表盘上相应的时间点，不具有表达相应时间量的功能，钟表时间词汇单位、日期时间词汇单位，与日、月、季节时间词汇单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时间词语；三是时间单位“五点半”是一个静态的时点，根据“自我中心理论”，在空间位置上说话人与“五点半”这个时间点不处在同一个空间中，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距离上，这“两个点”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动词 прийти 是直接结果动词，不能表示两点（无论是时间概念，还是空间概念）之间渐近的运动，所以不能说。

之所以可以说“Пришёл день свадьбы”（婚礼/结婚的日子到了），是因为这里的 прийти 聚集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人类生活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在时间轴上的位置、或留下的映记、或自然现象，如“Пришла весна”（春天来了）。聚焦时间的长度量构成了这个模式的历史特征，因为这里的时间概念与钟表盘上的时间点并不关联，与日历时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自古以来人们对自然时间划分的年、月、日等时间单位相关。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类似 время（时间）、день（一日）、час（一小时）这样的时间用作“日期”的意义，表示某一事件的时间，人们就像感觉春天的到来、秋天的气息一样，感觉“日期”的到来。所以俄语有“Уж небо осенью дышало, короче становился день”（已经感到了秋天的气息，白天渐短了）的说法。当我们说“春天来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地球的自转，地球自转一圈相当于“一天”的时间，而“春天”所占的时间构成地球 90 个自转，也就是 90 天的时间长度。人类尽管没有专门感知时间的器官，但人类总是动用所有的感知可能来感知时间或预测未来。

因此，时间的生活模式、自然模式（时间流）、语言模式，它们都是相互依存、各自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又是相互补充的。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则不能形成对时间或人类生活的整体观念。人类走向神秘的未来，这就像行人在路上向前运动，行人总是背朝过去，面向未来，与其说是洞悉未来，不如说是对未来充满着创造。生活模式都有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总是在未来；人们向着目标运动，也就是向着未来运动；人们向前运动，也就是向着未来运动；向着未来运动，不仅在逐渐接近目标，随着自然时间的流逝的同时，也在不断接近老年，感觉到每一个回眸的眼光都像看到擦身而过并成为过去历史的经历。这个时间模式的中心形象就是有个性的、新的行人，他是积极的因素。行人不仅生活、行走，他总是不断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历史。

因此，在空间概念上，行人总是自左向右、从过去面向未来，形成一个线性的纵向队列。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这个队列，走在前面的人，永远在前面[идти (стоять) впереди (сзади) кого-н.]。在空间运动模式中，“新人”总是与时间一起走向未来。因此，从时间角度看，“老”的概念与“新”的概念就会产生矛盾：“旧/老”的时间总是位于过去的一边，老年化总在将来的一边。将来会更新时间，但会使人衰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时间、新的一代人是来自于未来，他们曾经是“新”人，走向过去逐渐衰老。“旧”的时间总和老年化相吻合，

“新”的时间总和年轻化相吻合。在空间上，先驱者及其跟随者总是面向未来运动，但是从时间角度看，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创造已逐渐成为过去。

因此，人们经历的当下参与点的时间“前”与“后”和他们在空间位置上的“前”与“后”发生了转变，空间位置上的“前”成了时间概念上的“后”。概念次序发生了变化，并由此而带来了语言中时间词语在词汇化方面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基于时空关系的不同隐喻：基于空间概念意义的词，一般都是次序稳定的；而由空间概念派生的时间意义的词语，则是矛盾的。例如，пред-стоящий（站在前面的）表示 будущий（未来的），пред-ыдущий（走在前面的）表示 прошедший（过去的），由此而产生 предстоящий день 等于 будущий день，而 предыдущий день 则等于 прошедший день 的情况。

3 时间模式的多变性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认为，“空间可以被直接感知，人们日常意识中的空间模式是稳定的，描写空间术语的词汇都是直义。时间不能被感知，所以时间模式是多变的”（Арутюнова 1997: 60）。

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写了一本书《爱因斯坦的梦》，作者在书中虚构了爱因斯坦的若干个梦，并通过 30 多种不同的时间模式，将这些梦与时间的无限性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阿兰·莱特曼 2005）时间总是通过隐喻的方法来描写，时间模式之间在运动的走向上很容易产生矛盾现象。时间模式经历的变化往往比时间概念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更具活跃性，所以应该剔除这类概念上的矛盾，在日常意识范畴和生活感受之上，建立一种已然时间模式。在已然时间模式中，事件的时间次序可以获得因果解释，在前的是原因，在后的是结果。

已然时间模式具有文本构造能力，记录下对未来预测的当下结果。时间关系发生了转向，这就构成了时间的语言模式。时间的语言模式中核心要素是说话人的参与点（точка присутствия）。根据“自我中心理论”以及世界上大多数语言文字的书写走向，说话人的参与点就是区分时间走向的“参照点”（точка отчёта）：自参照点向右，是未来；自参照点向左，是过去；参照点本身，是当下现在时间。

因此，已然时间模式以“当下现在的时间”为基准，把自左向右永不停留的线性自然时间轴上发生的各类事件切分为“过去、现在、将来”的三时段结构系统。这实际上是主观构拟的、满足自身需求的语言表达系统，语言中的时间系统正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在运作。

语言中的时间模式具有多变性。语言时间的大系统中存在不同的时间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产生源于人们对时空关系的不同认知。例如，所谓的“在前面”（перед кем-чем）、“在后面”（за кем-чем）都是一种空间的相对概念，重要的是选择前或后的参照基准。我们说“走在前面的人是先驱”，但是从时间角度看，他们又处于“早期的”、“过去的”，而早期的、过去的时间总是自右向左的运动走向；“走在后面的人”总是自左向右面向未来，从空间的角度看，他们总是处于前人的后面。这些不同的时空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时间子系统都是按照各自的运作规律相互协调、相互包容，构成了语言中时间的大系统。

时间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它与人们的生活最为密切。从直觉上看，人们对时间概念好像很明白，实际上时间概念之间充满着矛盾，因为时间是一种无形的现象，不可以被直接感知。时间一般都是通过空间标记来感知，或通过时间留下的“痕迹”来感知。时间无疑与“世界上各种状态”、可观察到的各种客观变化、季节更替密切相关。主体所经历的时间、主体对所经历时间的评价、主体所察觉的时间与其他言语思维范畴相比，更能体现现实世界的本质。

当我们看到“天上起云了”，就会说“很快就要下雨了”；当我们感到“天气变凉，白天变短了”，就会说“秋天快到了”。说话人通过对所处空间自然现象的变化、更替来感知时间，

判断出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

4 时间模式与词汇化

语言中的时间系统主要由语法（层面）和词汇（层面）两个方面构成。语法层面的时间标记主要有语法形式和语法构造，词汇层面的时间标记主要有词的形式和词的组合。语法时间与词汇时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时间。语法时间并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行为或事件在时间轴上的某种状态和相对的位置。词汇时间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钟表、日期时间单位，它们主要的功能是表示“时间点”，但在相应的组合中受一定的语义元素驱动，也可以从“时间点”转换成一定的“时间量”；另一种是自然的季节时间，它们主要的功能是表示“时间段”，当然，在一定的语法构造中也可以表示“时间点”。

俄语中表示时间运动的基本词汇，根据不同“时间模式”的时间运动走向，可分为三种不同的词汇类型：

- 1) 自左向右的“将来”运动走向词汇单位；
- 2) 自右向左的“过去”运动走向词汇单位；
- 3) 运动走向弱化或者没有“过去、将来”区分的词汇单位。

所谓自左向右的“将来”运动模式或自右向左的“过去”模式，都是由空间关系喻指的时间关系，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隐喻化的时间关系的运动走向。而说到“过去”或“将来”，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下”时间为基准。一切“在前面”的，总是“在前面”，空间秩序不可超越，走在前面的永远在前面，走在后面的永远在后面。

所谓“在前面”（перед кем-чем），是相对的空间概念。说“你在别人的前面”，是你动他不动；也可以说“别人在你的前面”，是他动你不动。但无论哪种说法，空间先后秩序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参照基准点。参照基准的变化改变了时间运动的走向。这是时空关系随参照基准点的变化而变化的相对说法，这是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在变向上的根本区别。人类生活的时间模式以未来为基准，总是面向未来，自左向右，与自然时间走向同步，在空间上走在前面的人总是在前面。根据这一时间模式词汇化的典型词汇单位有 *предстоять*（摆在前面）、*предстоящая неделя*（下一周）等，它们在时空走向上是一致的。

所谓“在后面”（следовать за кем），是指在空间位置上位于前人的背后，面向未来。所以在时间概念上，总是面向未来的时间。因此，在空间位置上则是“后面”，而在时间概念上则是“未来”。典型的词汇单位有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明天）、*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明年）等。如果我们改变了认知视角，以“自我”为基准，则“别人在你的面前”；改变了时间的运动走向，时间自右向左，新时间来自未来，未来的前面是“过去”，与自然时间流形成相对立的运动走向。这是人类在自然时间轴上构拟的、适应自然语言表达系统的时间模式，是“自我中心理论”思想在时空系统中的具体体现。

据“自我中心”时间模式，典型的词汇单位可分为三个子类：

- 1) 自右向左，终点是“当下现在”：如 *приходить/прийти,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наступать/наступить, близкий, наступающий* 等；
- 2) 自右向左，超越“当下现在”，走向过去：如 *проходить/пройти, миновать/минуть, пройденный, минувший, прошедший* 等；
- 3) 自“当下现在”向过去：如 *уходить/уйти, уходящий, далёкий* 等。

所谓运动走向弱化或者不区分“过去、将来”时间走向的词汇单位，是指词或语法构造本身不包含有时间走向的语义元素。例如，*время/на днях* 本身属于中性词汇单位，并不包含表达时间走向的语义元素，但是与不同的动词组合时，或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既可以表示“过去”的时间，也可以表示“将来”的时间，如“*Время идёт/течёт*”（时间在流逝）一

般都表示自右向左的时间流向；“Время идёт к весне”（快到春天的时间了），因语法构造 к весне 的作用，使得时间自左向右走向未来。又如 гнаться за временем（追赶时间）、опередить время（超越时间）、не отставать от времени（不落后时代）、шагать в ногу со временем（与时代同行）等，время 都表示未来的时间，主要是这些动词或语法构造的语义结构中都包含“动态”义素，它们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再例如：

（1）На днях Николай к ней пришёл ночью и выстрелил ей в лицо из пистолет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尼古拉来到她家，用手枪对着她的面部开了一枪。）

（2）Я простился с Вольховским, который на днях едет в Грузию.（我和沃利霍夫斯基告了别，他这几天要去格鲁吉亚。）（А.С. Пушкин）

语法构造 на днях 本身并不表示“过去”或“将来”的时间，在实际使用中它之所以可以表示“过去”或“将来”的时间，主要是受语句谓语时态的制约。

有意思的是，根据 Т.В. Булыгина, А.Д. Шмелев（1992）的观点，俄语中同样的时间名词，如果加限定语表示“将来”的时间，应该用“近”（близкий, ближайший）；如果表示“过去”的时间，应该用“远”（далёкий, недалёкий）。例如，我们可以说 недалёкое прошлое（不远的过去），但不能说 *ближайшее прошлое（很近/不久的过去），但可以说 ближайшее будущее（很近/不久的将来）。

如果说表示时间的 прошлое 和 будущее 带有明显的“时间导向”语义元素，那么表示“时间”本体的 время 属于中性时间词，它既可以表示“过去”，也可以表示“现在”或“将来”。但是当我们说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的时候，所指的是“将来的时间”（不久的将来），而不是指过去的时间；当我们说 далёкое время 或 далёкие дни 的时候，所指的一定是过去的时间。

因此，Т.В. Булыгина, А.Д. Шмелев 认为，“ближайший четверг（最近的星期四）、ближайшая весна（最近的春天）一般是指‘下一个星期四’、‘下一年的春天’；但是在一定的语用语境中，也可以表示‘刚过去的星期四’、‘刚过去的春天’。词典应该对表达时间意义的限定词 близкий, ближайший 作进一步的确切分析”（Булыгина, Шмелев 1992: 240）。

5 结束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语言中的时间系统是人们对现实自然线性时间流主观认知的体现，是隐喻化、词汇化、语法化的实现。词汇化的主要原则、方法是以“自我中心”为基准，是“我”动“时”不动、“时”动“我”不动的二项对立时间走向，从而构成了典型的时间运动词汇单位。实际上，前面谈到的 ближайший 和 далёкий 表示时间意义时，ближайший 所说明的时间词无论时间长短，一般情况下，说明的是“将来”时间；而 далёкий 一般说明的是“过去”时间。这里仍然是“自我中心理论”在起作用，因为“将来”时间都是一种事件时间。未然的事件时间必然经历“当下的自我”，“远”也就成了“近”，而 далёкий 说明的是已然的事件时间，只能逐渐远离“当下的自我”，所以“近”也就成了“远”。

语法化主要是指动词形式的编码体现构成动词的语法时间，表示事件、行为在时间轴上所处的状态。语法化的主要原则，是以“自我中心”构拟的三段时态系统：过去、现在、将来。但是在现实语句中，说话人的“说话时刻”也可能是“过去”或“将来”时态，所以就又形成了“过去”、“将来”各三段相对的时态，从而构拟出俄语中“过去”、“现在”、“将来”各三三体制的九种时态体系。尽管俄语的形态变化丰富，但动词的语法时间只有现在、过去、将来三种时态标记。在现实文本中，需要考虑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的综合因素。

参考文献

- [1]Арутюнова Н.Д. Время: модели и метафоры[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и время[C].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1997.
- [2]Булыгина Т.В., Шмелев А.Д.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язык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 Дейксис[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3]Красухин К.Г. Три модел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лексики и грамматики[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и время[C].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1997.
- [4]Падучева Е.В., Давно и долго[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и время[C].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7.
- [5]Шпенглер О. Закат Европы[M].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3.
- [6]阿兰·莱特曼. 爱因斯坦的梦[M]. 黄纪苏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
- [7]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A Metaphorical Lexical Pattern of Linguistic Time

Xue En-ku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time is both an irreversible natural phenomenon and a subjective phenomenon that changes with human intentions. Time is meaningful onl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Time always exists in the form of some kind of material in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language, so that language can reflect the movement of time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at all levels. We perceive stale phenomena in our language systems because we experience new phenomena in our current language syste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time in language and the imprint it leaves on language.

Keywords: time direction; participation points; time mode; lexicaliz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现代俄语空间语义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薛恩奎 (1954—), 安徽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多媒体辅助外语教学。

收稿日期: 2023-02-11

[责任编辑: 惠秀梅]